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荀子卷四至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二十五 子部

荀子卷四

唐 楊倞 註

儒效篇第八 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 屏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及 履天下之籍 籍謂天下之圖籍也 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 偃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固合有此位也 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

虛讀為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于洛邑朝歌為墟也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鱄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畧同言四十人蓋舉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開導謂開通道達揜襲也周公歸周周公所歸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為臣明攝政非為己

也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之位蓋權宜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禪同言非禪讓與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序之期如此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叔周公之兄

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易位非為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録故以荀卿為孫卿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為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勢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必不為悖亂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

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裁同雖歎其莫己知無應之者而亦不怠惰困棄常通於裁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為人君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閻窮僻之處閻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仲尼將為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

者也豫賈定為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為價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闕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多也孝悌以化之也由孔子以孝悌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以君義通於四

海故應之如讙讙喧也言聲齊應之也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明顯之貌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竭蹷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内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師長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引此以明天下皆歸之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

為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皆可及之也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所行之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為止言止於禮義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墝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通財

貨相美惡辯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便於備用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也薦藉也謂相蹈藉撙抑皆謂相陵駕也怍慙也若夫譎德而定次譎與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位次本或亦多作譎譎與決同謂斷決其德故下亦有決德而定次也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任使各當其才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

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行下孟反）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異同之言相分別隔異同異己解上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

僂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僂何休曰僂疾也齊人言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君子卿大夫也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而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戇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然亦不免於愚故曰上愚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

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汝為鬼為蜮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為儒學者能行則為士也士者脩敦慕焉君子也敦厚慕之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事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為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為聖人士君子也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並比也鄉音向塗與途同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俄

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黒豈不愚而智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謀也迴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鏁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鋃鐺者也舉皆也顔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鏁連枷也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屑然雜碎衆多之貌行貸行乞也貸士得反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下衣於既反言已為衣則不可衣著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

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亦猶藏千金之寶也是杅杅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杅杅即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儒學也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敬之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夸誕則尤益空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

導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衆應之聲如雷）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鄭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俞讀為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除也粹讀為碎除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身不肖而誣

賢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傴僂也伸讀為身字之誤也傴身之人而彊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衆故明主謫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列也言儒為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以容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為己至道謂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

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撟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撟與矯同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知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辯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於禮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物為也要一遙反下要時同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平正和民之

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賢人矣雖博雜衆多如理一人之少井井兮其有條理也井兮良易之貌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嚴兮有威重之貌能敬己不可以干非禮也嚴或作儼分分兮其有終始也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猒猒兮其能長久也猒足也亂生於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殆危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炤炤明見之貌炤與照同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脩脩整齊之貌統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為葳蕤之貌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樂之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

也隱隱憂戚貌恐人之行事不當理此已上皆論大儒之德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執持精神堅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挾讀為浹浹周洽也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是是儒學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是儒之志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為襃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也國風所

以不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盛德之極天下之道畢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鄉讀為向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之時有客說孔子之言如此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戶牖之間謂之扆）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日以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也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至氾而氾至懷而懷（氾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氾而適遇水氾漲而至懷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氾音祀）至共頭而山隧（共河

（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也隧讀為墜共音恭）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嘗至共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近於洛矣或曰至汜之後三日也）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惡來有力也）遂選馬而進（選揀擇也）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杜元凱云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百泉蓋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于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已前也厭於甲反）鼓之而紂卒易鄉（倒戈而攻鄉讀曰向後也）遂乘殷人而進誅紂（乘其倒戈之勢）蓋殺者非

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周人無立功受賞者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定息偃化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兕也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刃韋昭云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合天下立聲樂合天下謂合會天下諸侯歸一統也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云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以冕而舞大武韶濩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濩者蓋殷時兼用舜樂武王廢之也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閈門扉也跨天下而無蘄

跨越也靳求也越天下而無求言自足也亦人皆與之不待求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太平如此誰復備戒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之御者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遂簒位者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細微之物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

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已解非十二子篇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傾危徵驗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為狂妄之言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故禹湯文武事跡不同其於為治一也稽考也考成也其窮

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邪説畏之衆人愧之衆人初皆非其所為成功之後故自愧也愧或為貴也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易也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狹隘也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韰倶為嫿韰音下界反倮音果嫿音獲靜好也或曰

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蝌螺者宜禾汙邪者百車蝌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謂彊為儒服而無其實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略粗也粗法先王之遺言不知大體哉足以亂世法韓詩外傳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亂世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平制度是壹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亂矣故仲尼修春秋盡周法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偽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

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僈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嬖延反辟讀為嬖舉其上客謂褒美其上客冀得其助也僈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囚拘之貌莊子曰睆然在纆繳之中矣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以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有所未知則不能取比類而通之也禮記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矣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

不自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之儒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為以今持古皆傳寫誤也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善類在鳥獸之中猶別況在人矣乎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㤰倚奇也韓詩外傳作奇物怪變卒千忽反儗讀為疑㤰與怍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慙怍也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既無所疑作故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晻然如合符

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為之剖之為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為驗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不義而好利故亡也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僅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外國多患難用大儒然後可以長久也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修德化則可以一天下臣諸侯蓋殷湯周文皆化行之後三年而王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錯讀為措伯讀為霸言一朝而霸也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行之則通明於事也明

之謂聖人通明於事則為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無他在止於行其所學者也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有謬誤也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見而不知雖能記識必昧於指意謂若制力然也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苟不能行雖所知多厚必至困躓也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君子之通明者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偶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云能自言其能察則必為怪惠施鄧析之比辯則必為誕人

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聽察之性則能速盡物理速論謂能速論是非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性矣隆厚也厚於情謂恣其情之欲厚於性謂本於善也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情謂喜怒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於人得於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必在因外情而化之或曰情當為積所得乎積習非及於天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也必在化而為之也情也者非吾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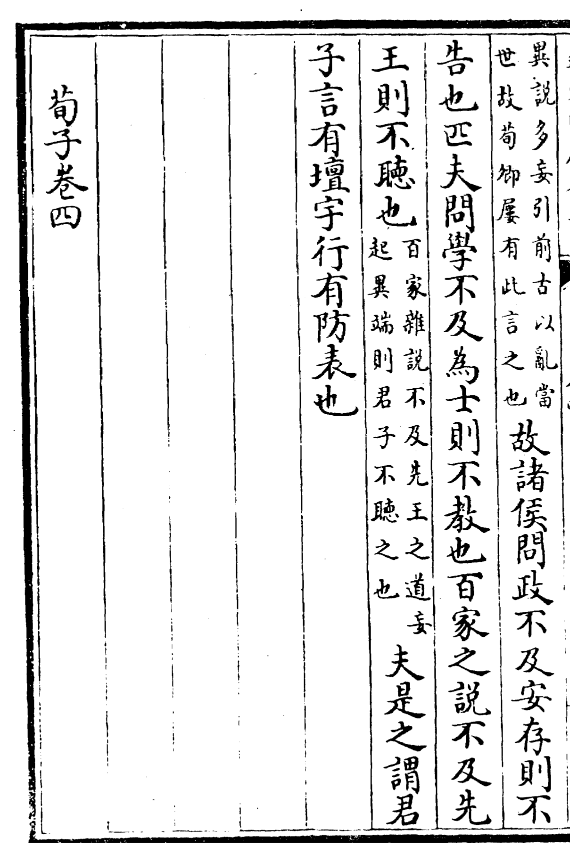
有也然而可為乎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可以外物誘而為之或曰情亦當為積積習與天然有殊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為之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注錯猶措置也錯千故反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并讀為併一謂師法貳謂異端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為俗則移其志安之既久則移本質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遠則為六極言積近以成遠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

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行委積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反讀為販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風之衣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謂中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大積靡謂以順積習為也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為能得其

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招也於宵反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為惡之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為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人論論人之善惡論盧困反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已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已為脩也汙穢也漫欺誑也漫莫叛反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已為知也是衆人也溝音寇愚也溝瞀無知也衆人謂衆庶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

能才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藝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故為小儒也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之三公也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尺寸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佚大儒可為天子三公小儒可為諸侯大夫禮可以摠統羣臣人主之柄也倫讀為論或曰倫等也言人道蓋盡於禮也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為壇宇屋邊也防隄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言道德之

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為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下云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求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言志意之求不下於事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語為士已上之事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所宜施行之事不二後王師告而以遠古也舍後王而言遠古是二也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以久遠則為浩蕩難信也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當時之事而廣說遠古則為不正也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為巨雖高下小大不出此壇宇防表也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之室庭門屏之内也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内也是時百家



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荀卿屢有此言之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先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荀子卷四

荀子卷五

唐 楊倞 註

王制篇第九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傅說起於版築為相也罷不能不待頃而廢頃須臾也元惡不待教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唯元惡不教而誅之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庸民易與為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分未定也則有昭繆也繆讀為穆父昭子穆言為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為之分別使賢

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如昭穆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屬繫也之欲及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其本事也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矜其遷善也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畜養也棄謂投四裔之比也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五疾瘖聾跛躄斷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若矇瞽修聲聾聵司火之屬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官為之施設所職而與之衣食才

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

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

刑兩者分别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

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

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人皆願矣

凡聽論聽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則下畏恐而不親

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

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言不肯革

契也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和解調通則寬和不拒下也凝定也凝止謂定止其不可也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以事試為之也莊子曰嘗試論之鋒起謂如鋒刃齊起言鋭而難拒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不周治故法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

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也辟讀為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勢齊則不一衆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天之數也勢

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為贍既無等級則皆不知紀極故不能足也爭則亂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諭有差等然後可以為治也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於車中也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上之政也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惠也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

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

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恐其皆因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過客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迴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未及也取民謂得民心子產不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禮記曰子產猶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言未及教化也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伍也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如器之上溢下

漏空虛可立而待也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謂國也彊國之術則奪人地也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用彊力勝人非知彊道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

鬬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鬬人之民日欲與我鬬吾民日不欲為我鬬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累也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為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也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交接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義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伺彊大之間承彊大之敝也知彊大

之斂此彊大之殆時也殆危也知彊大者不務彊也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定其德謂不輕舉也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無王霸之主則彊國常勝主或衍字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閱擇揀也材伎武藝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言進勉以慶賞也嚴刑罰以糾之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

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并讀為併下同脩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為悅下同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之矣見賢徧反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道行下孟反信謂使人不疑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無王者則霸主常勝也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閔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齊閔王出奔莒也桓公劫於魯莊公羊傳柯之盟齊桓公為魯莊公之臣曹劌所劫也無他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計慮為王所以危亡也彼王者不然仁

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以服人）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所脩飾及舉動必以禮義也）聽斷以類（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謂輕重得中也）明振毫末（振舉也言細微必見也）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為政之本）王

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並已解上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卒胥徒也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舉皆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綵畫繢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謂三代故事則是復古必不遠舉也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盧困反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

生幸徼倖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位等級之位也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愿慤之民使與凶悍之民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為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為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田野什一什稅一也關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呵察姦人而不征稅也禮記幾作譏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

曰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

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政或讀為征衰初危反

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之類也

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貿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

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為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豊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

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不隱其能謂竭其財力也不疾若其勞謂奔走來王也

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為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

夫是之謂人師

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為政如此乃可以長久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者也

北海則

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海謂荒晦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之大犬也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繪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嶲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為矸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為玕尚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海南方亦有也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紫紫貝也紶未詳書亦無紶字當為蜐郭璞江賦曰石蜐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蜐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為貨故曰衣食之蜐居怯反西海則有皮革

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織皮孔云貢四獸之皮織皮今之罽也旄旄牛尾文旄謂染之為文彩者也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美而來為人用也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飾謂車服養謂衣食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

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不患於雜也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樞要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天下以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為本君子以習學為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揔領也要也無君子

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也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始為之制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貴賤殺生與奪一也使民一於沮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使人一於恩義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於職業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知謂性識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

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義者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所以安居]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能治天下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

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悌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以禮義也）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為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斬伐）政命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謂為之任使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公曰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

天其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雍氏禁澤之毗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停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用財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財也錯千故反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者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言用禮義治化雖神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

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一與一動皆一也是此也以此為人者則謂之聖人也序官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揆也城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一與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其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伎之器也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一乘人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自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百人也脩憲命脩憲法之命所以表示人

也謂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之類也

審詩商

詩商當為誅賞字體及聲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其徒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也

禁淫聲

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聲鄭云淫聲鄭衛之音也

以時順脩

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

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

夷俗謂蠻夷之樂雅正聲也大師樂官之長大讀為太

脩堤梁

堤所以防水梁橋也

通溝澮

溝澮皆所以通水周禮十夫之田有溝溝上有畛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云溝廣深各四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

行水潦

行巡行也下孟反

安水藏

使水歸其壑安謂不使漏泄藏才浪反

以時決塞

旱則決之水則塞之不使失其時也

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

艾讀

為刈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高下原隰也五種黍稷豆麻麥觀其地所宜而種之墝苦交反省農功省觀也觀其勤惰而勸之謹蓄藏謹嚴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使農夫敦樸於力穡禁其他能也治田田畯也脩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林鄭注周禮憲表也主表其刑禁也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百索上所索百物也以時禁發禁謂為之厲禁發謂許民採取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屈竭也虞師周禮山虞澤虞也順州里使之和順定廛宅廛謂市內百姓之居宅謂邑內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養六畜勸人養之也間樹藝樹藝種樹及桑柘也間之使疏密得宜也勸教化趨孝悌勸之使從

教化趨之使敦孝悌趨讀為促以時順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鄉師公鄉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論百工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功苟有不當必行其罪也審時事考工記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月令曰監工日號毋悖於時皆審其時之事也辨功苦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濫惡者韋昭曰功堅苦脆也尚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若車之利轉之類也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專造私造也相陰陽相視也陰陽謂數也占祲兆占占候也祲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祲是其類也兆謂龜兆或曰兆萌兆謂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也鑽龜陳卦鑽龜謂以火爇荊菙灼之也陳卦謂揲蓍布卦也主禳

擇五卜禳擇禳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卜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言兆之形也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覡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覡胡歷反脩採清脩其採清之事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周禮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易道路脩而平之謹盜賊謹嚴禁也周禮野廬氏曰職有相翔者誅之平室律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姦人若今五家為保保也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五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秉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據當時職事言之抃急禁悍抃當為折急當為愿己解上也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

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

具而亡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懸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為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為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為王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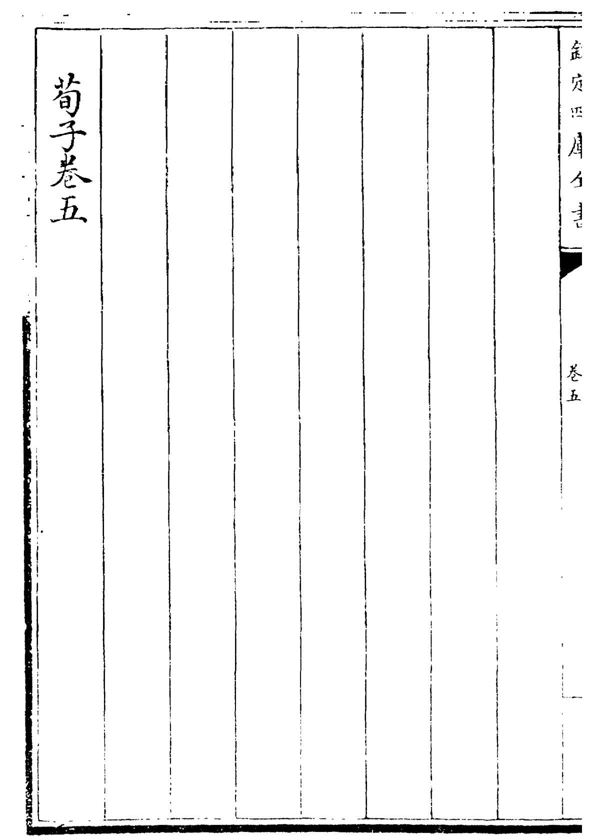
所亦王以其國為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為縱横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勁矣案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為是之日而名聲剸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屈矣

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

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重意書仲虺之誥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就能有與是鬬者與安以其國為是者王殷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伎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將修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

并聚之於倉廪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獘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閒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獘安以其國為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寛惠如是者則安存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

佞恱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人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歛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為相懸也亦遠矣



荀子卷五

荀子卷六

唐　楊倞　註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宇內形體有異）無宜而有用（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在理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為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倫類也並處羣居也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也同求異道謂或求為善或求為惡此人之性也）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

分可者遂其意之謂也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說讀為悅若縱情性而無分則民心奮起爭競而不可悅服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功名未成則羣衆未懸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衆懸隔若未有功名則羣衆齊等羣衆未懸則君臣未立也既無懸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同有此情也無君上

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贍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技功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衆物所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而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雜之則亂人不能兼官皆使專一於分不二事也謂若蓺與樂稷播種之類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為物所困也此言不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此已上皆明有分則能羣然後可以富國也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德謂教化使如分義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

禍矣（老弱不能以自存故憂失養壯者以力相勝故有分爭也）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事業謂勞役之事人之所惡職業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必使各供其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惡勞而好逸也）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患於樹立己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為禍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合配也分謂人各有偶也）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婦之父為婚婿之父為姻言婚姻者皆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讀為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為之分也（知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讀為智皆通）足國之道（明富國之術也）節用裕民而善藏

其餘（裕謂優饒也善藏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損而善藏之）節用以禮裕民以政（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彼裕民故多餘（人得優饒務於力作故多餘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墾平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所出穀實多也）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什一也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以言多之極也）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墨子憂不足）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名實皆美）此無他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貧則

力不足耕耨失時也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不得其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糾察也譑發人罪也譑音矯此無他故爲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與足君孰不足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尺證反故天子袾裷衣冕袾古朱字裷字與袞同畫龍於衣謂之袞朱袞以朱為質也衣冕猶服冕也諸侯玄裷衣冕謂上公也周禮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謂祭服也

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裨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已下亦服焉鷩冕絺冕皆是也

士皮弁服皮弁謂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素積為裳用十五升布為之積猶辟也辟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也

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小人用刑

量地而立國謂若王制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也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百用雜用養生送死之類出出財也入入利也揜覆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為出使覆蓋不乏絕也必時藏餘謂之稱數

足用有餘則以時藏之此之謂有稱之術數也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所為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徼幸之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位惰游而食謂之幸生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謂幾而不征也省商賈之數省減也謂使農夫衆也罕與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民之術也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窮困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為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樞也故美

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割制之以等差異之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也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也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人也言為此上事不唯使人瞻望自為夸大之聲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得此順從言不違其志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彫亦謂之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

使人觀望也古亂反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度而作鄭衛者也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濕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輕重尊卑也外謂峻宇彫牆之類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亹亹勤勉之貌言彫琢為文章又以金玉為質勉力為善所以紀綱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直用反非特所以為淫泰也固以為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材與裁同養萬民兼

制天下者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為智）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厚謂恩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猶判也言判其死亡也覆蓋蔽也斷丁亂反）誠美其德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也）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歡）無他故焉其所是

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鄭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以歸矣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君子以德撫下故百姓以力事上也力者德之役也力為德所使役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父子

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有此語引此以明之也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關市之征出入賣買皆有稅也使貨不得通流故曰難其事也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此而已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弊之有讀為又掎據其事挈舉其過伺候其罪詐偽其辭顛倒反覆也靡盡也弊敗也或曰靡讀為縻縻散也弊盡也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汙漫皆穢行也漫莫半反是以臣或弒其

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粥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為己利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恩德故下亦傾覆也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掩地謂耕田使地相掩表明也謂明其經界使有畔也刺屮殖穀刺絶也屮古草字也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守時敬授人時力民使之疾力進事長功進其事業長其功利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熟是天下之事也是天下豐穰之事非

由人力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共之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蓋當時以盆為量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墨子曰子墨子弟子仕於衛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䕶讀為穫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一本一株也鼓量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盆鼓謂數度以盆量也言然後謂除五穀之外更有此果實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葷辛

菜也踈與跡同以澤量言滿澤也猶谷量牛馬然後義與上同也然後六畜禽獸一切而剸車剸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也黿鼉魚鱉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羣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及其生使得成遂也一而成羣言每一類皆得成羣也然後飛鳥鳬鴈若烟海遠望如烟之覆海皆言多也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昆蟲蚳蝱蛹蝗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間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蟄之蟲也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衣去聲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

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無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奉養薄也奉養既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顧賞也夫賞以富厚故人勸勉有功勞者而與之麤衣惡食是常道廢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云觳無潤也義與瘠同觳苦角反）墨子大

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省所景反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謂君臣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上下懸隔故得以法臨馭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不可置於列位而廢置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貫故有斯獘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敖讀為熬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被燒焚然墨子雖

為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嚽與啜同惡與烏同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不威不彊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錭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進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已之所願欲

之舉在于是也故其賞行舉皆也于是猶言是于言生民所願欲皆在是于也說苑亦作是于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于是也故其罰威其罰可畏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水流貌如泉源言不絕也渾户本反汸汸如河海汸讀為滂水多貌也暴暴如丘山暴暴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大讀為泰優泰也使

謂為上之使可使則有功者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喤喤將將皆聲和貌穰穰衆也簡簡大也鄭云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

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鬭而日爭墨子有非政篇非政則非鬭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物出必寡雖尚儉而民彌貧物不能贍雖以鬭為非而日日爭競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顇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萃猶將無益也鄭注禮記云愀然變動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詩小雅節南山

之篇薦重也瘥病也憯曾也懲止也嗟柰何薦或作荐垂事養民垂下也以上所操持之事下就於民而養之謂施小惠拊循之呴嘔之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也呴嘔嬰兒語聲也呴於住反嘔與謳同冬日則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麮麮煑麥飯也丘舉反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姦人為治偷取其譽儈然要時務民儈然盡人力貌說文云儈終也要時趨時也務勉強也謂以勞役彊民也儈子牢反要一饒反進事長功益上之功利也輕非譽而恬失民恬安也言不顧下之毀譽而安然忘於失民也事進矣而百姓疾之事雖長進而百姓怨是

又不可偷偏者也言亦不可苟且偏為此勞苦民之事也徒壞墮落必反無功雖苟求功利旋即毀壞墮落必反無成功也故埀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故古人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曰蘊暑氣也詩曰蘊隆蟲蟲暍傷暑也或曰宛當為奥篆文宛字與奥字略相似遂誤耳奥與六反熱也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謂量民之力不使有所傷害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均平均辨明察故君國長民者欲

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故君國長民以下其義未詳亦恐脫誤或曰累解嬰累解釋也言君長人欲趨時遂功者若和調而使嬰累解釋則民速乎急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己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音類解佳買切說讀為悅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三德謂調和解累忠信均辨正己而後責人也誠乎上謂上誠意行之也響讀為嚮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勉力為調和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故不

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屬謂著於事業之欲及或讀為屬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為險險謂徼幸免罪茍且求賞也故先王明禮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申亦重也再令曰申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趨時不奪之也輕其任謂量力而使也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滉同潢然水大至之貌也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善化而為善者也是何邪則其道

易（平易可行）其塞固其政令一（其所充塞民心者固）其防表明（隄防標表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屮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辟讀為譬屮古草字）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

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與埸同端首也見賢遍反 其候徼支繚候斥候徼巡也支繚支分繚繞言委曲巡警也 其竟關之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言無不察也 是亂國已亂國多盜賊姦人故用苛察之政也 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路是貪主已路謂無城郭墻垣主貪財民貧力不足故路也 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闇主已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慤所親信者不愿慤也主闇故姦人多容也 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熟盡察俗謂風俗取謂賦斂與謂賜與計數計筭也須待也熟精熟也盡察極察也其於計數貨財必待精熟極察然後行

言不簡易急於貪利者也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芒昧也或讀為荒言不習熟也軔柔也亦怠惰之義僈與慢同楛不堅固也辱國言必見凌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安難不逃難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不汲汲於貨財也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侵陵言深於禮義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

故者先官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躁暴急之人也觀國之彊弱貧富有徵驗徵驗言其驗先見也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漸進將率不能則兵弱率與帥同上好攻取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也上好利則國貧賦斂重也士大夫衆則國貧所謂三百赤芾工商衆則國貧農桑者少也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不為限量則物耗費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田野縣鄙者

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窌窖也掘地藏穀也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窌匹教反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也事業得叙耕稼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貨財皆錢穀通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曰財錢布龜貝曰貨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節謂薄斂開謂勸課時斟酌謂賦斂賑卹豐荒有制也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交無所藏言上下不相隱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

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色也）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廪實百姓虚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蹷（蹷傾倒也）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他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皆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百里之國足以

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凡攻伐者不求討亂征暴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三事也為于偽反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用為也行下孟反伉隆高伉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致忠信期文理期當為綦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紃條也謂編麻為之粗繩之屨也或讀為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過王公也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言其國聲光大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伐有道祇成惡名故不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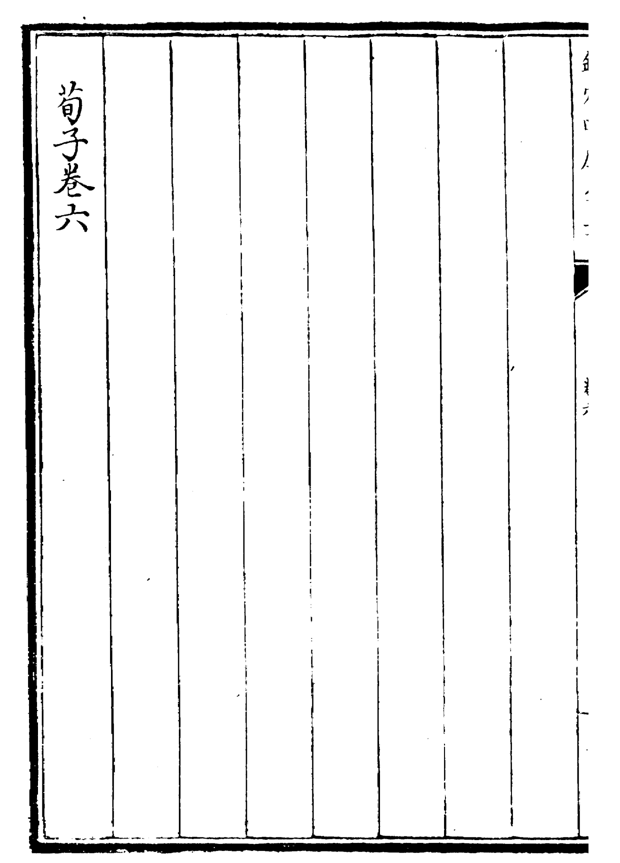
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遠舉縣君於遠也極戰苦戰也彼暴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其境內也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觀釁而動也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午讀為迕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麷蕡鄭云麷熬麥今河間以北煑種麥賣之名曰麷據鄭之說麷麥之牙蘖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麷如以手撥麷也麷與豊同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藥猶醫也彼縱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與我為仇敵為于偽反將脩小大彊弱之義以持慎之慎讀為順脩小事大弱事

彊之義守持此道以順大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謂敬事之威儀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之士說音稅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否不攻也為于偽反則國安于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為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莊子曰傳說得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頤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獨按起而制之或曰按然後也故仁人之用國非

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不唯持其所有而已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曹風鳲鳩之篇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已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一日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錙比謂以地賂彊國割地必不多與敌以錙銖言之厭一占反韓詩外傳作割國之疆垂以賂之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單盡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也雖左堯而

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珮寶玉嬰繫於頸也寶謂珠玉中可寶者也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雖為之逢蒙視詘要撓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逢蒙古之善射者詘與屈同要讀為腰撓曲也膕曲脚中古獲反盧當為盧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撓膕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盧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盧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刼奪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謂不能齊一其人同力以拒大國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但巧為繁多拜請以畏事也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恥辱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

為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言也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齊整也節奏禮之節文也謂上下皆有禮百事齊於官百事皆有法度衆庶齊於下上政均平故民齊一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致極也極願來附也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名聲如日暴火炙炎赫也威彊足以捶笞之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烏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僥短人長三尺者搏鬬也故曰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六

謹案卷四第一頁後二行成鮮據左傳當作成

鱄

第五頁前四行若夫讁德而定次刋本讁訛商今

改

第七頁前四行漢書所謂銀鐺者也刋本銀訛銀

令改

第十頁前一行思人之行事不當理此巳上皆論

大儒之德也刋本人之訛人皆皆論訛之論今

改

第十四頁後四行盖環繞囙拘之皃刋本繞訛繞

今改

第十五頁前四行况在人矣乎刋本無乎字今增

第十九頁前四行師告而以遠古也按此句未詳

疑而以係不以之誤

卷五第八頁前五行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刋本

沮訛所据世德堂本改

第八頁後六行謂竭其財力也刋本財訛才据世

德堂本改

第九頁前五行此云南海刋本海訛方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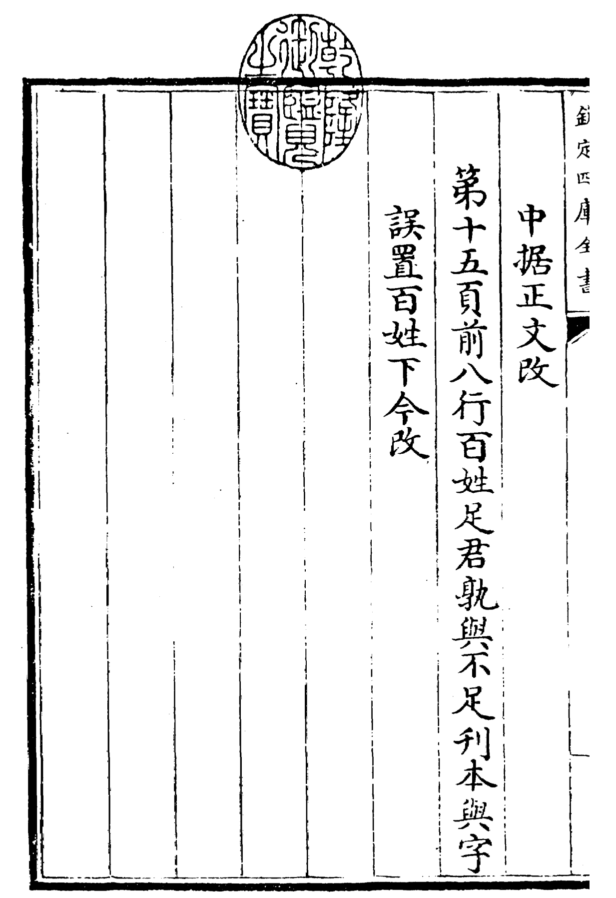
第十頁前三行始謂類與一也刋本一訛士据世

德堂本改

第十三頁後二行使農夫樸力而寡能刋本樸訛

僕据注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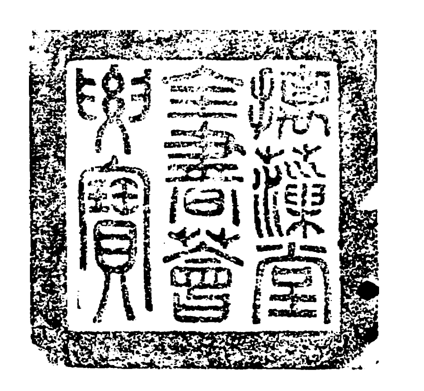
卷六第七頁前四行小注苛關市之征刋本市訛



中据正文改

第十五頁前八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刋本與字

誤置百姓下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楊　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荀子卷十七至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二十八 子部

荀子卷七

唐 楊倞 註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勢之最利者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如無國有也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之時

齊湣宋獻是也湣與閔同齊湣王為淖齒所殺宋獻宋君謚也為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謚故與此不同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所宜謹慎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他事害禮義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櫟然落石貌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

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舉皆也所與爲政之人則皆用義士謂若伊呂之比者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嚮之者則皆義之志意謂不懷不義之意也或曰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爲基基本也言以義爲本仰魚亮反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行言志意及立身立行皆以義行下孟反著之言語以義著言語謂所論說皆明義也濟之日不隱乎

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為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但著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令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為濟以一國皆取濟於義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以鄗皆百里之地亳湯國都鄗與鎬同武王

所都京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他故但取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天下之理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諾許也已不許也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要一堯反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三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赦魯衛不遂滅之為已

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綦亦當為基也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為霸又如字諸侯之長為伯春秋左傳策命晉侯為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修其本也非致隆高也致極也不如堯舜禹湯之極崇高也非綦文理也言其駁雜未極條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未能循於王道以略信之故猶能致霸也鄉方略所向唯在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勞之術也謹畜積謹嚴畜積不安耗費修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齺齒相逆也齺然上下相向之貌齺士角反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

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其彊能危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畧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也功役使利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言寇將至之比也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之比也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離析如是則敵國輕之不得

人心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其極者則滅亡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為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綿綿不絶貌引讀為靷靷引軸之物結引續緜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修德政但使説客引軸馳騖於他國以權詐為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史記閔王三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軍馬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國而滅之也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

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強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為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也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為龜鏡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王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為措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塞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道達之薉與穢同塞謂

行不通也危塞則亡所以為之擇善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茆土然後為安或曰修封疆立城郭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詞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道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慎子曰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答辭也道皆與導同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荀子多重敘前語者叮嚀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

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巢子曰有陰而遠者有坦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圃田是坦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變也一日之人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為饜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鄭注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此何故有饜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為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

信士何也又問之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以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王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彊國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

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獻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巨水之分流也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疎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已者之用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

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綦大而王者也駁雜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内任豎刁則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無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者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為為禮也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

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用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為其傳寫誤耳佚安樂之也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彊國之道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辯彊固之道焉有讀為又辯分別事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

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洛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計校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為嗚呼若言如此之言謂已上之說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在知其道守其職也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治詳備一

日如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鄉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鄉方為務不敢姦詐也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人主之職不在躬親小事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任事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

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窮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之也令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令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尹子曰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韓子曰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日音而實反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耗謂精神竭耗悴顦顇也如是則

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臧獲奴婢也方言謂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於罪隷女子入於舂槀勢業權勢事業也〉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為之言力不任之也〉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議〈揔領也議其所揔統〉

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名公主之三公處於內是揔方而議也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共讀為恭或讀為拱垂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來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則其

土地奚往哉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道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材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民順服也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勢盡於此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著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矣兩者合而天下取

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勢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羿逢門者善服射者也（逢門即逢蒙學射於羿羿逢蒙善射故射者服之逢音逢）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馭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馭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逢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

明君子矣荀卿在齊楚秦天下彊國故制之者也其用知甚簡用智慮至少也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謝甚高謝與榭同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

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為浹浹洽也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名聲若日月功積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響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閒隙也或讀為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大焉合

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罣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罣牢未詳罣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荊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罣讀如以嫪茶蓼之嫪牢與漢書立娙嫪茣同皆修理斡運之意也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或讀為曠誠

能實能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還復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此之言也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相反衢塗歧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蹞跌差也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甚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滅亡故可哀甚於衢塗

也

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

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曰罷周禮以嘉石平罷民

謂平之使善者也

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

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

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

之類下偏反是

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一謂令行也

故其治法其佐賢

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

而勝不攻而得用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鄗鄗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無他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是無他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不以豪末不理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

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然後皆内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止矣若出若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

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使稱於用稱尺正反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徭役者也械用罷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為浹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閱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當丁浪反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綱紀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

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而為皆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且卑者五伯卑言功業卑於王者伯讀為霸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抏之脩懸簨

簾也泰與汰同抗與玩同言齊桓唯此是修也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然之修飾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是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之言其餘皆不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此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字有讀為又智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已而已也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

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煩則狂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閒讀為閑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

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惑）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綱紀也盛讀為成觀

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修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也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

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當為尚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與滉同大水皃也生民則致寛生民生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他故焉不愉不守剩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凌觸盜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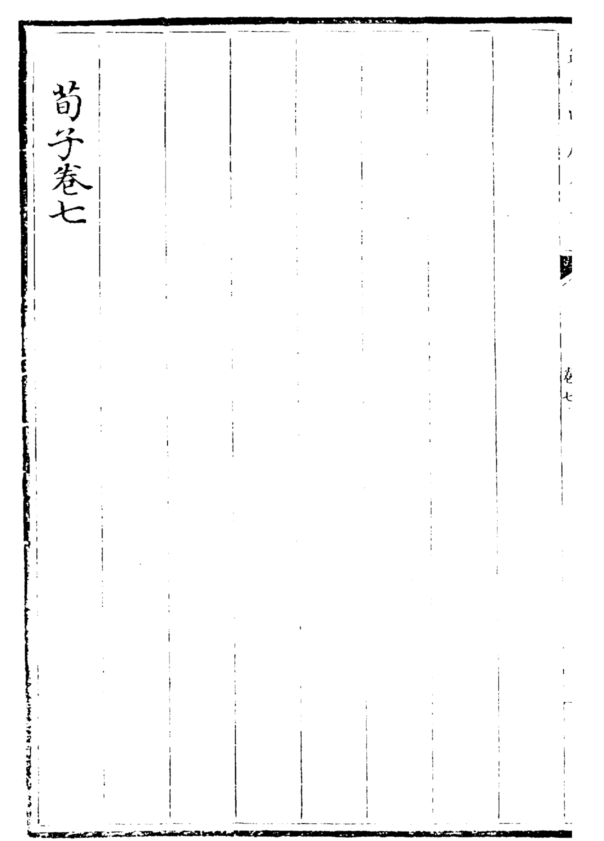
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亂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尫惡之如鬼字書無尫字蓋當為尫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尫而奚若新序作賤之如虺豕也日欲司間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司間伺其間隙投擲也籍踐也一作投錯之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已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卒千忽反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傷國者何也曰以

小人尚民而威（尚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兵甲田賦之類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一占反）不好循政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貌）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斷決任事於外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

也以不隆禮義為成俗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辯辯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忠義制職分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關市譏而不征質律禁止

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為政董逋逃由質要或曰質正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即周禮仲冬月斬陽木仲夏月斬陰木是也佻與徭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用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為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涂佻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遊民足乎食彼佻亦與此同也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

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不務他能也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為然後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辯也



荀子卷七